



欽定四庫全書

1  
730  
20

經部  
四書類一二

12  
130  
20

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五

經部三十五

四書類一

論語孟子舊各為帙大學中庸舊禮記之二篇其編為四書自宋淳熙始其懸為令甲則自元延祐復科舉始古來無是名也然二戴所錄曲禮檀弓諸篇非一人之書迨立名曰禮記禮記遂為一家即王逸所錄屈原宋玉諸篇漢志均謂之賦迨立名曰楚詞楚詞亦遂為一家元邱



112  
1330  
20

折錢文  
有物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五 經部 四書類一

葵周禮補亡序稱聖朝以六經取士則當時固以四書為一經前創後因久則為律是固難以一說拘矣今從明史藝文志例別立四書一門亦所謂禮以義起也朱彝尊經義考於四書之前仍立論語孟子二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凡說大學中庸者皆附於禮類蓋欲以不去餼羊略存古義然朱子書行五百載矣趙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義疏以下且散佚竝盡元明以來之所解皆自四書分出者耳明史

併入四書蓋循其實今亦不復強析其名焉

孟子正義十四卷

內府藏本

漢趙岐註其疏則舊本題宋孫奭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永興二年辟司空掾遷皮氏長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玪為京兆尹與岐夙隙岐避禍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後遇赦得出拜并州刺史又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

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註卽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家夾柱中所作漢儒註經多明訓詁名物惟此註箋釋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古學稍殊然孔安國馬融鄭元之註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體亦如是蓋易書文皆最古非通其訓詁則不明詩禮語皆徵實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論語孟子詞旨顯明惟闡其義理而止所謂言各有當也其中如謂宰子子貢有若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太過故

貶謂之汚下之類紕繆殊甚以屈原憔悴爲徵於色以甯戚扣角爲發於聲之類亦比擬不倫然朱子作孟子集註或問於岐說不甚揅擊至於書中人名惟盆成括告子不從其學於孟子之說季孫子叔不從其二弟子之說餘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按摩之類不取其說餘亦多取之蓋其說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開闢荒蕪俾後來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胡曠拾遺錄據李善文選註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

至也知今本經文及註均與唐本不同今證以孫  
 奭音義所音岐註亦多不相應語詳孟子音義條下蓋已非  
 舊本至於盡心下篇夫子之設科也註稱孟子曰  
 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則顯為予字今本乃作夫  
 子又萬子曰句註稱萬子萬章也則顯為子字今  
 本乃作萬章是又註文未改而經文誤刊者矣其  
 疏雖稱孫奭作而朱子語錄則謂邵武士人假託  
 蔡季通識其人今考宋史邢昺傳稱昺於咸平二  
 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

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不云有孟子正義凍水紀聞載奭所定著有論語  
 孝經爾雅正義亦不云有孟子正義其不出奭手  
 確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語氣如鄉塾講章故朱子  
 語錄謂其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  
 纏趙岐之說至岐註好用古事為比疏多不得其  
 根據如註謂非禮之禮若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非  
 義之義若藉交報讎此誠不得其出典案藉交報讎似謂藉  
 交游之力以報讎如朱家郭解非有人姓藉名交也疑不能明謹附識於此至於單豹

養其內而虎食其外事出莊子亦不能舉則弁陋太甚朱彝尊經義考摘其欲見西施者人輸金錢一文事詭稱史記今考註以尾生為不虞之譽以陳不瞻為求全之毀疏亦竝稱史記尾生事實見莊子陳不瞻事實見說苑案說苑作陳不占蓋古字同音假借皆史記所無如斯之類益影摭無稽矣以久列學官姑仍舊本錄之爾

論語義疏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魏何晏註梁皇侃疏書前有奏進論語集解序題

光祿大夫關內侯孫邕光祿大夫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曹羲侍中荀顛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何晏五人之名晉書載鄭沖與孫邕何晏曹羲荀顛等共集論語諸家訓詁之善者羲有不安輒改易之名集解亦兼稱五人今本乃獨稱何晏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學而第一下題集解二字註曰一本作何晏集解又序錄曰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已意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為主

云云是獨題晏名其來久矣殆晏以親貴總領其事歟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羲沛國譙人魏宗室子顛字景倩荀彧之子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何進之孫何咸之子也侃梁書作侃蓋字異文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武帝時官國子助教尋拜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大同十一年卒事蹟具梁書儒林傳傳稱所撰禮記義五十卷論語義十卷禮記義久佚此書宋國史志中興書目晁公武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皆

尚著錄國史志稱侃疏雖時有鄙近然博極羣言補諸書之未至爲後學所宗蓋是時講學之風尚未甚熾儒者說經亦尚未盡廢古義故史臣之論云爾迨乾淳以後講學家門戶日堅羽翼日衆剷除異己惟恐有一字之遺遂無復稱引之者而陳氏書錄解題亦遂不著錄知其佚在南宋時矣惟唐時舊本流傳存於海外康熙九年日本國山井鼎等作七經孟子考文自稱其國有是書然中國無得其本者故朱彝尊經義考註曰未見今恭逢

我

皇上右文稽古經籍道昌乃發其光於鯨波鮫室之中  
藉海舶而登祕閣殆若有神物撫訶存漢晉經學  
之一綫俾待

聖世而復顯者其應運而來信有非偶然者矣據中興  
書目稱侃以何晏集解去取為疏十卷又列晉衛  
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厚蔡溪李充孫綽  
周懷范甯王珉等十三人爵里於前云此十三家  
是江熙所集其解釋於何集案何集二字不甚可  
解蓋何氏集解之省

文今姑仍  
原本錄之無妨者亦引取為說以廣異聞云云此  
本之前列十三人爵里數與中興書目合惟江厚  
作江瀆蔡溪作蔡系周懷作周壞殆傳寫異文歟其  
經文與今本亦多有異同如舉一隅句下有而示之  
三字頗為冗贅然與文獻通考所引石經論語合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下有已矣二字亦  
與錢曾讀書敏求記所引高麗古本合其疏文與  
余蕭客古經解鈎沈所引雖字句或有小異而大  
旨悉合知其確為古本不出依託觀古文孝經孔



安國傳鮑氏知不足齋刻本信以為真而七經孟子考文乃自言其僞則彼國於授受源流分明有考可據以為信也至臨之以莊則敬作臨民之以莊則敬七經孟子考文亦疑其民字為誤衍然謹守古本而不敢改知彼國遞相傳寫偶然譌舛或有之亦未嘗有所竄易矣至何氏集解異同尤夥雖其中以包氏為苞氏以陳恆為陳桓之類不可據者有之而勝於明刻監本者亦復不少尤可以旁資考證也

論語正義二十卷

內府藏本

魏何晏註宋邢昺疏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中擢九經及第官至禮部尚書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蓋咸平二年詔昺改定舊疏頒列學官至今承用而傳刻頗譌集解所引十三家今本各題曰某氏皇侃義疏則均題其名案奏進序中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侃疏亦曰何集註皆呼人名惟包獨言氏者包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與序文合知今本為後來刊版之省文然周氏與周

生烈遂不可分殊不如皇本之有別考邢昺疏中亦載皇侃何氏諱咸之語其疏記其姓名句則云註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是昺所見之本已惟題姓故有是曲說七經孟子考文稱其國皇侃義疏本爲唐代所傳是亦一證矣其文與皇侃所載亦異同不一大抵互有短長如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已知章皇疏有王肅註一條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章皇疏有何晏註一條今本皆無觀顧炎武石經

考以石經儀禮校監版或併經文全節漏落則今本集解傳刻佚脫蓋所不免然蔡邕石經論語於而在蕭牆之內句兩本竝存見於隸釋陸德明經典釋文於諸本同異亦皆竝存蓋唐以前經師授受各守專門雖經文亦不能畫一無論註文固不必以此改彼亦不必以彼改此今仍從今本錄之所以各存其舊也昺疏宋志作十卷今本二十卷蓋後人依論語篇第析之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成今觀其書大抵

錢定四庫全書卷三十五  
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傳以義理漢學宋學茲其轉  
關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說出而是疏又微  
故中興書目曰其書於章句訓詁名物之際詳矣  
蓋微言其未造精微也然先有是疏而後講學諸  
儒得浴湖以窺其奧祭先河而後海亦何可以後  
來居上遂盡廢其功乎

論語筆解二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舊本題唐韓愈李翱同註中間所註以韓曰李曰  
爲別考張籍集祭韓愈詩有論語未訖註手蹟今

微茫句邵博聞見後錄遂引爲論語註未成之證  
而李漢作韓愈集序則稱有論語註十卷與籍詩  
異王楙野客叢談又引爲已成之證晁公武讀書  
志稱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氏  
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是論語註外別出筆解矣新  
唐書藝文志載愈論語註十卷亦無筆解惟鄭樵  
通志著錄二卷與今本同意其書出於北宋之末  
然唐李匡乂宣宗大中時人也所作資暇錄一條  
云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

卦反且云當爲畫字言其繪畫寢室今人罕知其由咸以爲韓文公所訓解又一條云傷人乎不問馬今亦謂韓文公讀不爲否然則大中之前已有此本未可謂爲宋人僞撰且晝寢一條今本有之廢焚一條今本不載使作僞者剽掇此文不應兩條相連摭其一而遺其一又未可謂因此依託也以意推之疑愈註論語時或先於簡端有所記錄翺亦閒相討論附書其閒迨書成之後後人得其槁本採註中所未載者別錄爲二卷行之如程子

有易傳而遺書之中又別有論易諸條朱子有詩傳而朱鑑又爲詩傳遺說之例題曰筆解明非所自編也其今本或有或無者則由王存以前世無刊本傳寫或有異同邵博所稱三月字作音一條王楙所見本亦無之則諸本互異之明證矣王存本今未見魏仲舉刻韓文五百家註以此書附末今傳本亦稀此本爲明范欽從許勃本傳刻前載勃序仍稱筆解論語一十卷疑字誤也又趙希弁

讀書附志曰其間翽曰者李習之也明舊本愈不著名而翽所說則題名以別之此本改稱韓曰李曰亦非其舊矣

孟子音義二卷

兩江總督探進本

宋孫奭撰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於羣經皆有音義獨闕孟子奭奉敕校定趙岐註因刊正唐張鑑孟子音義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書兼引陸善經孟子註以成此書其序文前半與世傳奭孟子正義序同

蓋正義偽序卽緣此序而點竄也書中所釋稱一遵趙註而以今本校之多不相符如梁惠王篇上曰集穆曰大平曰譎篇下曰恂曰無墮曰夫將公孫丑篇上曰介者篇下曰素餐曰藉道曰危行曰食功滕文公篇上曰景行曰論語曰力行近仁曰師知篇下曰素餐曰涅曰駢躓曰周公卬思離婁篇上曰蹠曰恐栗曰三省曰而錯曰桐子篇下曰不比曰由天曰風論曰見幾曰好言曰伎曰之行曰行其曰五伯曰辟害曰跌曰汗萬章篇上曰百

行曰舍小篇下曰沮溺曰景行曰伊發有莘告子  
篇上曰長義曰好下曰幾成篇下曰雨雪曰濼濼  
曰見覲曰或折盡心篇上曰遠之曰下賤曰邪辟  
曰辟若曰蟠辟曰論之簪曰簪曰柚樸曰和寡篇下  
曰遠禍曰惡殺曰舍生曰爲之曰造曰臧否曰自  
遺曰子率曰剖其末曰孟子篇敘曰其行曰當期  
曰括凡六十有九條皆今本注文所無惟孟子註  
之單行者世有傳鈔宋本尚可稽考僞正義刪改  
其文非復趙岐原書故與音義不相應也因是書

可以證岐註之舊竝可以證奭疏之僞則其有功  
典籍亦不細矣

案宋禮部韻略所附條式自元祐中卽以論  
語孟子試士是當時已尊爲經而晁氏讀書  
志孟子仍列儒家至陳氏書錄解題始與論  
語同入經部蓋宋尊孟子始王安石元祐諸  
人務與作難故司馬光疑孟晁說之詆孟作  
焉非攻孟子攻安石也白珽湛淵靜語所記  
言之頗詳晁公武不列於經猶說之之家學

耳陳振孫雖改晁氏之例列之於經然其立說乃以程子爲詞則亦非尊孟子仍尊程子而已矣考趙岐孟子題詞漢文帝時已以論語孝經孟子同置博士而孫奭是編實大中祥符閒奉敕校刊孟子所修然則表章之功在漢爲在漢爲文帝在宋爲眞宗訓釋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固不始於王安石亦不始於程子紛紛門戶之愛憎皆逐其末也

論語拾遺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蘇轍撰轍有詩傳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少年爲論語略解其兄軾謫黃州時撰論語說取所解十之二三大觀丁亥閒居潁川與其孫籀等講論語因取軾說之未安者重爲此書軾書宋志作四卷文獻通考作十卷今未見傳本莫詳孰是其說亦不可復考此書所補凡二十七章其以思無邪爲無思以從心不踰矩爲無心頗涉禪理以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爲有愛而無惡亦冤親平等之見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爲雖死而不亂尤去來自

如之義蓋眉山之學本雜出於二氏故也其顯駁  
軾說者凡三條請討陳恆一章軾以爲能克田氏  
則三桓不治而自服孔子欲借此以張公室轍則  
以爲雖知其無益而欲明君臣之義子見南子及  
齊人歸女樂二章軾以爲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  
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轍則以爲諸侯之如衛靈  
公者多不可盡去齊閒孔子魯君大夫已受其餌  
孔子不去則坐受其禍泰伯至德一章軾以爲泰  
伯不居其名故亂不作魯隱宋宣取其名是以皆

被其禍轍則以爲魯之禍始於攝宋之禍成於好  
戰皆非讓之過其說皆較軾爲長他如以剛毅木  
訥與巧言令色相證以六蔽章之不好學與入孝  
出弟章之學文互勘亦頗有所發明歷來著錄今  
亦存備一家焉

孟子解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蘇轍撰舊本首題穎濱遺老字乃其晚歲退居  
之號以陳振孫書錄解題考之實少年作也凡二  
十四章一章謂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以爲利



二章謂文王之囿七十里乃山林藪澤與民共之  
三章謂小大貴賤其命無不出於天故曰畏天樂  
天四章引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畜君爲好君五章  
謂浩然之氣卽子思之所謂誠六章論養氣在學  
而待其自至七章論知言曰知其所以病八章以  
克己復禮解射者正己九章論貢之未善由先王  
草創之初故未能周密十章論陳仲子之廉病在  
使天下之人無可同立之人十六章論孔子以微  
罪行爲上以免君下以免我十八章論事天立命

十九章論順受其正二十章論進銳退速二十  
四章論擴充仁義立義皆醇正不支二十章以周  
官八議駁竊負而逃二十三章以司馬懿楊堅得  
天下言仁不必論得失亦自有所見惟十一章謂  
學聖不如學道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以孔子之  
論性難孟子之論性十五章以智屬夷惠力屬孔  
子十七章以貞而不亮難君子不亮二十一章以  
形色天性爲強飾於外皆未免駁雜蓋瑕瑜互見  
之書也然較其晚年著述純入佛老者則謹嚴多

矣

論語全解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宋陳祥道撰祥道有禮書已著錄晁公武讀書志云王介甫論語註其子雱作口義其徒陳用之作解紹聖後皆行於場屋為當時所重又引或人言謂用之書乃鄒浩所著託之用之考宋史藝文志別有鄒浩論語解義十卷則浩所著原自為一書竝未託之祥道疑或人所言為誤此本有祥道自序首題門人章粹校勘而每卷皆標曰重慶陳用之真本

入經論語全解未詳其義豈爾時嘗以是本為經義通用之書故云然耶祥道長於三禮之學所作禮書世多稱其精博故詮釋論語亦於禮制最為明晰如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則引鄉飲酒之義以明之解師冕見章則引禮待瞽者如老者之義以明之雖未必盡合經義而旁引曲證頗為有見又如臧文仲居蔡章則云冀多良馬稱驥廬水之黑稱盧蔡出寶龜稱蔡於關雎之亂章則云治汙謂之汙治弊謂之弊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

此類俱不免創立別解而連類引伸亦多有裨於考證惟其學術本宗信王氏故往往雜據莊子之文以作證佐殊非解經之體以其間徵引詳核可取者多故不以一眚掩焉

孟子傳二十九卷

內府藏本

宋張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授鎮東軍僉判歷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刑部侍郎忤秦檜誣以謗訕謫居南安軍檜死起知溫州句祠歸卒贈

太師崇國公諡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宋史藝文志載九成孟子拾遺一卷今附載橫浦集中文獻通考載九成孟子解十四卷朱彝尊經義考註云未見此本爲南宋舊槧實作孟子傳不作孟子解又盡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已二十九卷則亦不止十四卷蓋通考傳寫誤也九成之學出於楊時又喜與僧宗杲遊故不免雜於釋氏所作心傳日新二錄大抵以禪機詁儒理故朱子作雜學辯頗議其非惟註是書則以當時馮休作刪孟子李

觀作常語司馬光作疑孟晁說之作詆孟鄭厚叔  
作藝圃折衷皆以排斥孟子爲事故特發明義  
利經權之辨著孟子尊王賤霸有大功撥亂反正  
有大用每一章爲解一篇主於闡揚宏旨不主於  
箋詁文句是以曲折縱橫全如論體又辨治法者  
多辨心法者少故其言亦切近事理無由旁涉於  
空寂在九成諸著作中此爲最醇至於草芥寇讎  
之說謂人君當知此理而人臣不可有此心觀其  
眸子之說謂瞭與眊乃邪正之分不徒論其明暗

又必有孟子之學識而後能分其邪正尤能得文  
外微旨王若虛淳南老人集有孟子辨惑一卷其  
自述有曰孟子之書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  
於善地而已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不  
足道也蘇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差勝及  
細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  
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爲  
護諱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  
叔輩之所見至於對齊宣湯武之間辨任人食色

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云云蓋於諸家註中獨許  
九成而尚有所未盡慊不知行仁政而王之類文  
義分明九成非不能解特以孟子之意欲拯當日  
之戰爭九成之解則欲防後世之僭亂雖郢書燕  
說於世道不為無益至於湯武放伐任人食色闕  
其所疑正足見立說之不苟是固不足為九成病  
也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隱文建安人陳振孫直齋書

錄解題載是書卷數與今本合朱彝尊經義考僅  
云附載朱子全集中而條下註闕字蓋自明中葉  
以後已無完本矣今考永樂大典所載凡辨司馬  
光疑孟者十一條附史劄一條辨李覲常語者十  
七條鄭厚叔藝圃折衷者十條續辨則辨王充論  
衡刺孟者十條辨蘇軾論語說者八條此後又有  
原孟三篇總括大意以反覆申明之其尊孟辨及  
續辨別錄之名亦釐然具有條理蓋猶完書今約  
略篇頁以尊孟辨為三卷續辨為二卷別錄為一

卷冠原序於前而繫朱子讀余氏尊孟辨說於後首尾完具復還舊觀亦可謂久湮復顯之祕帙矣考朱子集中有與劉共父書稱允文干預宋家產業出言不遜恐引惹方氏復來生事令陳吳二婦作狀經府告之則允文蓋武斷於鄉里者其人品殊不足重又周密癸辛雜識載晁說之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然則允文此書其亦窺伺意旨迎合風氣而作非真能闢邪衛道者

歟然當羣疑蠶起之日能別白是非而定一尊於經籍不爲無功但就其書而觀固卓然不磨之論也

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中庸章句一卷

通行本

宋朱子撰案論語自漢文帝時立博士孟子據趙岐題詞文帝時亦嘗立博士以其旋罷故史不載中庸說二篇見漢書藝文志戴顒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見隋書經籍志惟

大學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然書錄解題載司馬光有大學廣義一卷中庸廣義一卷已在二程以前均不自洛閩諸儒始爲表章特其論說之詳自二程始定著四書之名則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爲一冊遂移中庸於論語前明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關不必定復其舊也大學古本爲一篇朱子則分別經傳顛倒其舊次

補綴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註分節故均謂之章句論語孟子融會諸家之說故謂之集註猶何晏註論語袁八家之說稱集解也惟晏註皆標其姓朱子則或標或不標例稍殊焉大學章句諸儒頗有異同然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竝用舊文所特勑者不過補傳一章要非增於八條目外旣於理無害又於學者不爲無裨何必分門角逐歟中庸雖不從鄭註而實較鄭註爲精密蓋考證之學宋儒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

亦不及宋儒言豈一端要各有當況鄭註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嘗不採用其意雖有其位一節又未嘗不全襲其文觀其去取具有鑒裁尤不必定執古義以相爭也論語孟子亦頗取古註如論語瑚璉一條與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註與春秋傳不合論者或以爲疑不知瑚璉用包咸註曹交用趙岐註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牆數仞註七尺曰仞掘井九仞註八尺曰仞論者尤以爲矛盾不知七尺

亦包咸註八尺亦趙岐註也是知鎔鑄羣言非出私見苟不詳考所出固未可槩目以師心矣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於四書其剖析疑似辨別毫釐實遠在易本義詩集傳上讀其書者要當於大義微言求其根本明以來攻朱子者務摭其名物度數之疎尊朱子者又併此末節而回護之是均門戶之見烏識朱子著書之意乎

四書或問三十九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宋朱子撰朱子既作四書章句集註復以諸家之



說紛錯不一因設爲問荅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此書凡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其書非一時所著中庸或問原與輯略俱附章句之末論語孟子則各自爲書其合爲一帙蓋後來坊賈所併也中閒大學或問用力最久故朱子荅潘恭叔問嘗自稱諸書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中庸或問則朱子平日頗不自愜語類載游某問中庸編集如何曰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閒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他

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又載朱子以中庸或問授黃齋云亦未有滿意處如評論程子諸子說處尚多物云云是其意猶以爲未盡安也至論孟或問則與集註及語類之說往往多所牴牾後人或遂執或問以疑集註不知集註屢經修改至老未已而或問則無暇重編故年譜稱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版又晦菴集中有與潘端叔書曰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更不定

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云云可見異同之迹卽朱子亦不諱言竝錄存之其與集註合者可曉然於折衷衆說之由其於集註不合者亦可知朱子當日原多未定之論未可於語錄文集偶摘數語卽據爲不刊之典矣

論孟精義三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朱子撰初朱子於隆興元年輯諸家說論語者爲要義其本不傳後九年爲乾道壬辰因復取二程張子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

時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說薈粹條疏名之曰論孟精義而自爲之序時朱子年四十三後刻版於豫章郡又更其名曰要義晦菴集中有書論語孟子要義序後曰熹頃年編次此書鈔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旣加補塞又得毘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焞明仲復以附於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旣以刻於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於前序之左且更定其

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云是其事也後又改其名曰集義見於年譜今世刊本仍稱精義蓋從朱子原序名之也凡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又各有綱領一篇不入卷數朱子初集是書蓋本程氏之學以發揮經旨其後採攝菁華撰成集註中間異同疑似當加剖析者又別著之於或問似此書乃已棄之糟粕然考諸語錄乃謂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又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

一記於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又似不以集註廢此書者故今亦仍錄存之焉

中庸輯略二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宋石菴編朱子刪定啓字子重號克齋新昌人紹興十五年進士官至太常主簿出知南康軍中庸為禮記第三十一篇孔穎達疏引鄭元目錄云此書於別錄屬通論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顏師古註曰今禮記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子思之作是書本以闡天人之奧漢儒以無所附麗編之禮記實於五禮無所屬故劉向謂之通論師古以為非本禮經也梁武帝嘗作

義疏見於隋志然其書不傳道有宋諸儒研求性道始定爲心傳之要而論說亦遂日詳故懿輯是編斷自周子二程子張子而益以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之說初名集解乾道癸巳朱子爲作序極稱其謹密詳審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爲刪定更名輯略而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觀朱子中庸章句自序稱既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一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別爲或問以附其後云云據此則是編及或問皆當與

中庸章句合爲一書其後章句孤行而是編漸晦明嘉靖中御史新昌呂信卿始從唐順之得宋槧舊本刻之毘陵凡先儒論說見於或問所駁者多所芟節如第九章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之說楊氏有能斯有爲之說第十一章游氏離人立於獨未發有念之說多竟從剛雍不復存其說於此書至如第一章內所引程子荅蘇季明之次章或問中亦力斥其紀錄失真而原文乃仍載書中或爲失於刊削或爲別有取義則其故不可得詳矣

論語意原二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宋鄭汝諧撰汝諧有東谷易翼傳已著錄是編前有自序稱二程橫渠楊謝諸公互相發明然後論語之義顯謂諸公有功於論語則可謂論語之義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予於此書少而誦長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歸既斷以己說復附以諸公之說期歸於當而已又稱初鐫版於贛於洪始意欲以誘掖晚學失之太詳輒掇其簡要者復鐫於池陽則汝諧此書凡再易彙亦可謂刻意研求

矣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論語意原一卷不著撰人宋志因之似乎尚別有一書適與同名然振孫載詩總聞譌爲三卷亦云不知撰人及核其解題則確爲王質之書疑所載者卽汝諧此書偶未考其名也真德秀序稱其學出於伊洛然所說頗與朱子集註異如以衛靈公問陳非不可對乃有託而行以子賤爲人沈厚簡默非魯多君子不能取其君子皆足以備一解至以使民戰栗爲魯哀公之語以見善如不及二節連下齊景公伯夷叔齊爲

一章則大奇矣

案錢時四書管見亦以見善如不及章與下章聯合為一然綜

其大致則精密者居多故德秀稱其言雖異於先儒而未嘗不合義理之正朱子亦曰贛州所刊論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者中間略看亦有好處是朱子亦不以其異己為嫌矣

癸巳論語解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宋張栻撰其書成於乾道九年是年歲在癸巳故名曰癸巳論語解考朱子大全集中備載與栻商訂此書之語抉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條又訂

其誤字二條以今所行本校之從朱子改正者僅二十三條餘則悉仍舊藁似乎斷斷不合然父在觀其志一章朱子謂舊有兩說當從前說為順反覆辨論至於二百餘言而後作論語集註乃竟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國義仍與栻說相同蓋講學之家於一字一句之異同務必極言辨難斷不肖附和依違中間筆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勝迨學問漸粹意氣漸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共白不復回護其前說此造詣之淺深月異而歲不同者也

然則此一百一十八條者特一時各抒所見共相  
商榷之言未可以是以爲枳病且二十三條之外枳  
不復改朱子亦不復爭當必有渙然冰釋始異而  
終同者更不必執文集舊槩以朱子之說相難矣

癸巳孟子說七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宋張栻撰是書亦成於乾道癸巳於王霸之辨義  
利之分言之最明自序稱歲在戊子綴所見爲孟  
子說明年冬會有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自  
都司罷歸秋冬行大江中讀舊說多不滿意從而

刪正之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蓋其由左司  
員外郎出知嚴州退而家居時作也栻之出也以  
諫除張說爲執政故是編於臧倉沮孟子及王驩  
爲輔行兩章皆微有寄託於時事至於解交鄰章  
云所謂畏天者亦豈但事大國而無所爲也蓋未  
嘗委於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啟王業者太王也  
養民訓兵卒殄寇仇者句踐也未及周平王惟不  
怒驪山之事故東周卒以不振其辭感憤亦爲南  
渡而發然皆推闡經義之所有與胡安國春秋傳

務於借事抒議而多失筆削之旨者固有殊焉

石鼓論語問荅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戴溪撰溪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是書卷首有寶慶元年許復道序稱淳熙丙午丁未閒溪領石鼓書院山長與湘中諸生集所聞而爲此書朱子嘗一見之以爲近道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與序相符其書詮釋義理持論醇正而考據闢有疎舛如解緇衣羔裘節先加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其

說本於崔靈恩不爲無據然詩羔裘篇孔疏謂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裏布非禮也鄭註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之下卽以錦衣爲裼卽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其文甚明溪蓋未之深考又解吉月必朝服而朝節謂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不必依鄭註改端爲冕蓋稱端者通冠冕言之其說亦據樂記端冕而聽古樂鄭註端爲元衣孔疏端爲元冕凡冕服皆其制正幅故稱端也然玉



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與下文元端而居對舉見異故朝日元冕即不得通稱元端此鄭所以決冕之誤為端溪亦失考也然訓詁義理說經者向別兩家各有所長未可偏廢溪能研究經意闡發微言於學者不為無補正不必以名物典故相繩矣

蒙齋中庸講義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袁甫撰甫字廣微鄞縣人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權

兵部尚書諡正肅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所著有孟子解今未見傳本殆已亡佚此書散見永樂大典中而史志顧未之及惟朱彝尊經義考有甫所撰中庸詳說二卷註云已佚或即是書之別名歟其書備列經文逐節訓解蓋平日錄以授門弟子者中間委曲推闡往往言之不足而重言以申之其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則出於陸九淵故立說多與九淵相合如講語大語小一節云包羅天地該括事物天下不能載者惟君子能載之而天下又

何以載幽通鬼神微入毫髮天下不能破者惟君子能破之而天下又何以破此卽象山語錄所云天下莫能載者道大無外若能載則有分限矣天下莫能破者一事一物纖悉微末未嘗與道相離之說也其講自誠明一節云誠不可傳可傳者明明卽性也不在誠外也此卽象山語錄所云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其理自如此之說也其他宗旨大都不出於此雖主持過當或不免恟怛無歸要其心得之處未嘗不自成一家謹依經排輯

釐爲四卷以存金溪之學派至其甚謬於理者則於書中別加案語考正其誤以杜狂禪恣肆之漸焉

四書集編二十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真德秀撰德秀字希元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中詞科紹定中拜參知政事進資政殿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諡文忠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此書惟大學一卷中庸一卷爲德秀所手定大學章句序後有題記一行稱寶慶三年八月丁卯後學真德

秀編於學易齋者其成書年月也其子志道序亦

惟稱大學中庸而云論語孟子集註雖已點校集

編則未成咸淳九年

案原本作咸甯九年宋無此年號今改正

劉才之

序始稱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惟論孟二書闕焉扣

之庭間則云已經點校但未編輯是論孟固未嘗

無成書一旦論諸堂上學正劉樸谿承謂讀書記

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

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採摭者因勉其彙集成

書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閱月而刊成云云是論

語十卷孟子十四卷皆劉承以德秀遺書補輯成

之者也朱子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其

章句多出新意其集註雖參取舊文而亦多與先

儒異其所以去取之意散見或問語類文集中不

能一一載也而或問語類文集又多一時未定之

說與門人記錄失真之處故先後異同重複顛舛

讀者往往病焉是編博採朱子之說以相發明復

閒附已見以折衷譌異志道序述德秀之言自稱

有銓擇刊潤之功殆非虛語趙順孫四書纂疏備

列德秀所著諸書而不載其目蓋至宋末始刊其  
出最晚順孫未之見也自是以後踵而作者汗牛  
充棟然其學皆不及德秀故其書亦終不及焉

孟子集疏十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蔡模撰模字仲覺號覺軒建安人蔡沈之子蔡  
抗之兄也趙順孫四書纂疏載模所著有大學演  
說論語集疏孟子集疏今惟此書存據卷末抗後  
序稱沈嘗以論語孟子集註氣象涵蓄語意精密  
至引而不發尤未易讀欲取集義或問及張呂諸

賢門人高第往復問荅語如朱子所謂蒐輯條流  
附益諸說者類聚縷析期於語脈分明宗旨端的  
未及編次而卒模乃與抗商權以成此書皆備列  
朱子集註原文而發明其義故曰集疏言如註之  
有疏也然賈孔諸疏循文闡衍章句不遺此則或  
佐證註義或旁推餘意不盡一一比附又謹守一  
家之說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徵大抵於諸說有  
所去取而罕所辨訂惟不得於言一條致疑於語  
錄集註之不同以為未及修改效死而民勿去一

條引語錄謂註中義字當改經字而已又是乃仁術一條集註以術為法之巧模則引蔡氏之說曰樂記註術所由也又曰術猶道也此言仁術恐是仁心所發之路又禹疏九河一條集註以簡潔為兩河模則引爾雅九河以簡潔為一謂書傳與集註少異書傳實經先師晚年所訂正當以為定案朱子訂正書傳僅及大禹謨之半此模委曲回護之言不足為據又仁之端也集註訓端為緒蔡元定則訓端為尾亦兩存之蓋他說與師說異則舍他說從師說師說與祖父說異則

又不得不舍師說以從祖父之說此亦人情之至也然抗序稱始事於嘉熙己亥至丙午尚未敢脫橐其簡汰頗為不苟故所取甚約而大義已皆賅括迥異後來鈔撮朱子之說務以繁富相尚者亦可知其淵源有自知之確故擇之精矣

論語集說十卷

內府藏本

宋蔡節撰節永嘉人始末未詳惟書首淳祐五年進表結銜稱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未有淳祐丙午文學掾姜文龍跋即進書之次年也

其例於全用一家者則獨書姓名於參用一兩家者則各註本語之下雜用眾說者則疊書姓名於末潤色以己意者則曰本某氏皆謂之曰集或附己說於後則別曰節謂節自為說者謂之曰釋其互相發明之說則夾註於下其推闡旁意之說則低一字書之是時朱子之說已行故大旨率從集註其閒偶有異同者如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為之改容更貌攻乎異端謂攻為攻擊害為反貽吾道之害

案此鄭汝諧之說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謂知魯

之僭禘則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難治無所取材謂

無所取桴材

案此鄭元之說

不有祝鮀之佞三句謂美色

尚不足以免禍惟口才乃可免不圖為樂之至於

斯也謂韶本掛遜之樂今乃至於齊國

案此亦鄭汝諧之說

五十以學易謂夫子是時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

鄉童子一章不作錯簡不至於穀謂三年不能至

於善則所學已難乎有得沒階趨進謂進疑作退

雖疏食菜羹瓜祭謂瓜為如字以祭字屬下句三

嗅而作謂嗅疑作嘆

案此徐積之說

冉有退朝謂朝為從

季氏至魯君之朝不恆其德一節謂別為一章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謂為子路之言有馬者借人  
乘之謂即史之闕文齊景公有馬千駟章連上為  
一章案此鄭汝諧錢太師摯適齊一章謂魯君荒  
於女樂故樂官散去其中惟太師摯一章可備一  
說餘皆牽強穿鑿蓋朱子於註易註詩誠不免有  
所遺議至於論語集註則平生精力具在於斯其  
說較他家為確務與立異反至於不中理也然出  
入者不過此數條其餘則皆詮釋簡明詞約理該

終非胡文炳等所可及焉

中庸指歸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大學發微一卷大學本

旨

一卷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黎立武撰立武字以常新喻人咸淳中舉進士  
第三仕至軍器少監國子司業宋亡不仕閒居三  
十年以終立武官撫州時校文舉吳澄充貢士故  
澄誌其墓自稱曰門人又稱立武官祕省時閱官  
書愛二郭氏中庸郭游程門新喻謝尚書仕夷陵  
嘗傳其學將由謝澍程以嗣其傳故言大學中庸

等書閒與世所崇尚者異義蓋中庸之學傳自程子後諸弟子各述師說門徑遂岐游酢楊時之說爲朱子所取而郭忠孝中庸說以中爲性以庸爲道亦云程子晚年之定論立武中庸指歸皆闡此旨至其中庸分章則以天命之謂性以下爲一章仲尼曰以下爲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爲三章道不遠人以下爲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以下爲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遠以下爲六章鬼神之神爲德以下爲七章哀公問政以下爲八章誠者天

之道也以下爲九章惟天下至誠以下爲十章誠者自成以下爲十一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爲十二章仲尼祖述堯舜以下爲十三章惟天下至聖以下爲十四章詩曰衣錦尚絅以下爲十五章皆發明郭氏之旨所言亦具有條理其大學則發微一卷謂曾子傳道在一貫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良大旨以止至善爲歸而以誠意爲要本旨一卷仍用古本皆以爲曾子之書不分經傳而以所稱曾子爲曾皙之言要其歸宿與程朱亦未相牴



悟異乎王守仁等借古本以伸己說者也惟其謂  
中庸大學皆通於易列圖立說絲連繩貫而排之  
則未免務爲高論耳此四書本合編前有大德八  
年趙秉政序其先中庸後大學蓋亦從禮記原次  
此本從今本四書之序移大學於中庸前而以秉  
政之序介於四書之間殊失本旨今釐正之還其  
舊第焉

四書纂疏二十六卷

內府藏本

宋趙順孫撰順孫字格菴括蒼人考黃潛集有順

孫旰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書而爲之說其微詞  
奧旨散見於門人所記錄者莫克互見公始採集  
以爲纂疏蓋公父少傅魏公雷師事考亭門人滕  
先生璘授以尊所聞集公以得於家庭者溯求考  
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則順孫距朱子三傳矣  
故是書備引朱子之說以翼章句集註所旁引者  
惟黃榦輔廣陳淳陳孔碩蔡淵蔡沈葉味道胡泳  
陳埴潘柄黃士毅真德秀蔡模一十三家亦皆爲  
朱子之學者不旁涉也鄧文原作胡炳文四書通

序頗病順孫此書之冗濫炳文亦頗摘其失然經師所述體例各殊註者詞尚簡明疏者義存曲證順孫書以疏為名而自序云陪穎達公彥後則固疏體矣繁而不殺於理亦宜文原始未考孔賈以來之舊式故少見而多怪歟

大學疏義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書考註已著錄履祥籍隸蘭溪於王柏為同郡故受業於王柏然柏之學其詆毀聖經乖方殊甚履祥則謹嚴篤實猶有朱子

之遺初朱子定大學章句復作或問以申明之其後章句屢改而或問則不復改故前後牴牾學者猶有所疑履祥因隨其章第作疏義以暢其旨竝作指義一篇以括其要柳貫嘗為之序朱彝尊經義考於二書皆註未見但據一齋書目著於錄此本為金氏裔孫所刊蓋出於彝尊經義考之後然僅存此疏義一卷其指義及貫序則竝佚之矣書中依文詮解多所闡發蓋仁宗延祐以前尚未復科舉之制儒者多為明經計不為程試計故其言

切實與後來時文講義異也

論語集註考證十卷孟子集註考證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金履祥撰後有自跋謂古書之有註者必有疏論孟考證即集註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義之詳明者亦不敢贅但用經典釋文之例表其疑難者疏之其書於朱子未定之說但折衷歸一於事跡典故考訂尤多蓋集註以發明理道為主於此類率沿襲舊文未遑詳核故履祥拾遺補闕以彌縫其隙於朱子深為有功惟其自稱此書不

無微悟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護賊則殊不可訓夫經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義議論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使所補正者果是雖他人亦不失為忠臣使所補正者或非雖弟子門人亦不免為護賊何以履祥則可他人則必不可此宋元閒門戶之見非篤論也其中如辨論語註公孫枝云案左傳當作公叔發集註或傳寫之誤辨孟子註許行神農之言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云史記六家無農家漢書藝文志九流之中

乃有農家皆為典確至於辨公劉后稷之曾孫一條謂公劉避桀居邠去后稷世遠非其曾孫不知古人凡遠祖多稱高祖左傳鄭子稱我高祖少皞是也凡遠孫多稱曾孫左傳蒯瞶稱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如此之類則註不誤而履祥反誤亦未盡確當不移然其旁引曲證不苟異亦不苟同視胡炳文輩拘墟迴護知有註而不知有經者則相去遠矣書凡一十七卷首有許謙序後有呂遲刊書跋猶為舊本朱彝尊經義考稱一齋

書目作二卷註曰未見蓋沿襲之誤不足據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五

番禺徐 曜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六

經部三十六

四書類二

四書集義精要二十八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劉因撰因字夢吉號靜修容城人世祖至元十九年徵授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再以集賢學士徵不起事蹟具元史本傳朱子為四書集註凡諸人問答與集註有異同者不及訂歸於一而卒後盧孝孫取語類文集所說輯為四書集義

凡一百卷讀者頗病其繁冗因乃擇其指要刪其  
復雜勒成是書張萱內閣書目作三十五卷一齋  
書目則作三十卷考蘇天爵作因墓誌亦稱是書  
三十卷則萱所記誤矣此本僅存二十八卷至孟  
子滕文公上篇而止其後竝已闕佚亦非完帙然  
朱彝尊經義考註云未見則流傳頗罕亦元人遺  
笈之僅存者不以殘闕病也其書芟削浮詞標舉  
要領使朱子之說不惑於多岐蘇天爵以簡嚴粹  
精稱之良非虛美蓋因潛心義理所得頗深故去

取分明如別白黑較徒博尊朱之名不問已定未  
定之說片言隻字無不奉若球圖者固不同矣

四書辨疑十五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稱自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  
隔纔百五六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則元初人  
所撰矣蘇天爵安熙行狀云國初有傳朱子四書  
集註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為說非  
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是書多引  
王若虛說殆甯晉陳天祥書也朱彝尊經義考曰

金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六  
四書辨疑元人凡有四家雲峯胡氏偃師陳氏黃巖陳成甫氏孟長文氏成甫長文並浙人雲峯一宗朱子其爲偃師陳氏之書無疑所說當矣其曰偃師者元史稱天祥因兄祐仕河南自甯晉家洛陽嘗居偃師南山故也天爵又謂安熙爲書以辨之其後天祥深悔而焚其書今此本具存或天爵欲張大其師學所言未足深據也凡大學十五條論語一百七十三條孟子一百七十四條中庸十三條其中如駁湯盤非沐浴之盤謂盤乃淺器難

容沐浴是未考禮喪大記鄭註有盤長二尺深三尺之文頗爲疎舛又多移易經文以就已說亦未見必然然亦多平心剖析各明一義非苟爲門戶之爭說春秋者三傳並存說詩者四家互異古來訓詁原不專主一人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固不妨存此一家之書以資參考也

讀四書叢說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許謙撰謙有詩集傳名物鈔已著錄案元史本傳謙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

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辭約意廣讀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黃潛作謙墓誌亦稱是書敦釋義理惟務平實所載卷數與本傳相同明錢溥祕閣書目尚有四書叢說四冊至朱彝尊經義考則但據一齋書目編入其名而註云未見蓋久在若存若亡閒矣此本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闕亦非完書然約計所存猶有十之五六卽益以所闕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數殆後來已有所合併歟書中發揮義理皆言簡意該或有難曉則爲圖以明之務使無所疑滯而後已其於訓詁名物亦頗考證有足補章句所未備於朱子一家之學可謂有所發明矣

四書通二十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有周易本義通釋已著錄是編以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真子四書集成皆闡朱子之緒論而尚有與朱子相戾者因重爲刊削附以



金定四庫全書目錄卷三十六  
已說以成此書凡朱子以前之說嫌於補朱子之遺皆斥不錄故所取於纂疏集成者僅十四家二書之外又增八四十五家則皆恪守考亭之學者也大抵合於經義與否非其所論惟以合於註意與否定其是非雖堅持門戶未免偏主一家然觀其凡例於顏淵好學章哀樂哀懼一字之筆誤亦必辨明於爲政以德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洙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改本又作得於心而不失刊本先後之差亦悉加考正其於一家之學

用心亦勤且密矣章句集註所引凡五十四家今多不甚可考蔡模集疏間有所註亦不甚詳是書尚一一載其名字頗足以資訂證然如集註以有婦人焉爲邑姜所引劉侍讀曰者卽劉敞七經小傳之說也炳文獨遺漏不載蓋敞在北宋閉戶窮經不入伊洛之派講學之家惡其不相攀附遂無復道其姓名者故朱子雖引之而炳文不知爲誰也是亦各尊所聞之一驗矣

四書通證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類二

五

元張存中撰存中字德庸新安人初胡炳文作四

書通詳義理而略名物存中因排纂舊說成此書

以附其後故名曰四書通證炳文為之序稱北方

杜綏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

案杜綏山名瑛金人薛壽之名引年元初人皆失之太繁存中能刪冗從

簡去非取是又曰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

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推之甚至今核其書

引經數典字字必著所出而論語夏曰瑚商曰璉

一條承包氏之誤者乃不引禮記以證之又時見

曰會衆類曰同與周禮本文小異蓋宋代諱殷故改殷

為衆乃但引周禮於下而不辨其何以不同皆不免有

所回護不知朱子之學在明聖道之正傳區區訓詁之

閒固不必為之諱也孟子與楚將昭陽戰亡其七邑一

條存中謂史記作入邑未詳孰是不知司馬貞史記索

隱明註史記古本作七邑是朱子稱七邑乃據古本

原非謬誤存中持疑不決亦失於考核又如三讓

引吳越春秋泛及雜說而於歷代史事每多置正

史而引通鑑亦非根本之學然大概徵引詳明於

人人習讀不察者一一具標出處可省檢閱之煩  
於學者亦不為無補矣

四書疑節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袁俊翁撰俊翁字敏齋袁州人前有黎立武李  
應星序又有彭元龍序二篇應星元龍序皆稱俊  
翁獨立武序作雋翁蓋傳寫字異也其仕履無可  
考立武序稱以重吾榜應星序亦稱奕奕魁文知  
嘗首舉於鄉矣立武應星序及元龍前一序竝側  
註經史疑義字元龍後一序又側註四書經疑字

而卷首標題則作待問集四書疑節互相參錯考  
俊翁題詞稱科目以四書設疑以經史發策因取  
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蓋待問集者其總名經  
史疑義四書經疑其中之子部今經史疑義已佚  
故序與書兩不相應也惟疑節之名不甚可解卷  
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時有所刪節故改  
題曰節歟朱彝尊經義考中載之註曰未見此本  
猶從元版傳鈔其例以四書之文互相參對為題  
或似異而實同或似同而實異或闡義理或用考

證皆標問於前列答於後蓋當時之體如是雖亦  
科舉之學然非融貫經義昭晰無疑則格闕不能  
下一語非猶夫明人科舉之學也

四書經疑貫通八卷

浙江范懋住家天一閣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有讀書管見已著錄是編黃虞  
稷千頃堂書目謂其已佚此本為明范欽天一閣  
舊鈔尚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脫一頁第八卷中  
脫一頁無從校補則亦僅存之笈矣其書以四書  
同異參互比較各設問答以明之蓋延祐科舉經

義之外有經疑此與袁俊翁書皆程試之式也其  
閒辨別疑似頗有發明非經義之循題衍說可以  
影響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士猶篤志於研經明  
洪武三年初行科舉其四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一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  
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案此  
題見日知錄蓋猶沿元制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經疑  
之法遂廢錄此二書猶可以見宋元以來明經取  
士之舊制也

四書纂箋二十八卷

內府藏本

元詹道傳撰道傳臨川人其始末未詳是書略仿古經箋疏之體取朱子四書章句集註或間正其音讀考其名物度數各註於本句之下亦閒釋朱子所引之成語如真積力久出荀子勸學篇孝子愛日出揚子孝至篇皆為證其出處其所援引亦閒有牴牾如論語夏瑚商璉朱子本引包咸舊註案咸註久佚此據何晏集解所引道傳既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辨其異同而復謂夏曰瑚商曰璉本

於爾雅釋器今檢校爾雅實無此文則道傳杜撰附會也又此書於朱子所引諸儒皆詳其名字里居而孟子盡心章引陳氏厭於嫡母之說實陳耆卿孟子紀蒙中語者卿字壽老臨海人見葉適水心集此獨失載亦未免有所疎漏然大致皆有根柢猶元儒之務實學者與張存中四書通證相較固猶在其上矣

四書通旨六卷

內府藏本

元朱公遷撰公遷有詩傳疏義已著錄是編取四

金匱要略卷三十六  
書之文條分縷析以類相從凡爲九十八門每門之中又以語意相近者聯綴列之而一一辨別異同各以右明其義云云標立言之宗旨蓋昔程子嘗以此法教學者而公遷推廣其意以成是書其閒門目旣多閒涉冗碎故朱彝尊經義考謂讀者微嫌其繁又如樊遲請學稼不過局於末業乃列之於異端門與許行同譏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周室班爵之制乃列之於士門與處士一例亦頗傷躋駁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門

弟子子思孟子諸門以人隸事體近類書尤爲無所發明然於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學問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詳其次序使讀者因此證彼渙然冰釋要非融會貫通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所引諸家之說獨稱饒魯爲饒子其淵源蓋有自矣明正統中何英作詩傳疏義序稱永樂乙酉因閱四書通旨而語及疏義則是書行世在疏義之前顧明以來說四書者罕見徵引近通志堂經解始刊行之蓋久微而復出也句下閒列異同如喜怒哀樂一

金定四庫全書卷三十一  
條謂右以體言而註亦曰以性言字允執其中一條謂右以用言而註亦曰以事理言字如是者不一疑刊是書者參校諸本所附非公遷之舊其出自誰手則不可考矣

四書管窺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史伯璿撰伯璿字文璣溫州平陽人據所作管窺外篇成於至元丁未卽元亡之年計其人當已入明然始末不可考矣是編見於祕閣書目者五冊楊士奇東里集則稱有四冊刻版在永嘉郡學

永嘉葉琮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然刊本皆散佚不傳故朱彝尊經義考註云未見此本乃毛晉汲古閣舊鈔大學中庸孟子尚全惟論語闕先進篇以下蓋傳寫有所佚脫然量其篇頁釐而析之已成八卷經義考乃作五卷或誤以五冊爲五卷歟其書引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真子四書集成胡炳文四書通許謙四書叢說陳櫟四書發明及饒氏張氏諸說取其與集註異同者各加論辨於下諸說之自相矛盾者亦爲條

列而釐訂之凡三十年而後成於朱子之學頗有  
所闡發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說亦最夥其間有偶  
然問荅未及審核者有後來考正未及追改者亦  
有門人各自記錄潤色增減或失其本真者故文  
集語錄之內異同矛盾不一而足卽四書章句集  
註與或問亦時有牴牾原書具在可一一覆按也  
當時門人編次既不敢有所別擇後來讀朱子書  
者遂一字一句奉爲經典不復究其傳述之真僞  
與年月之先後但執所見一條卽據以詆排衆論

紛紜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轉爲尊信者所淆矣夫  
載寶而朝論南宮者有故越境乃免惜趙盾者原  
誣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於舛異況於朱門弟子  
斷不及七十二賢又安能據其所傳漫無釐正伯  
璿此書大旨與劉因四書集義精要同而因但爲  
之刊除伯璿更加以別白昔朱子嘗憾孔門弟子  
畱家語作病痛如伯璿者可不謂深得朱子之心  
歟

大學中庸集說啟蒙二卷

內府藏本



元景星撰星號訥菴餘姚人據卷末宣德九年錢時跋稱得禮部侍郎蔣驥寫本驥跋題庚辰歲當為建文元年驥為景之門人則星元末人也前有星自序標題為學庸集說啟蒙而序中實曰四書集說啟蒙凡例中如孟子章指云云亦兼言四書驥跋稱訥菴先師用功於四書十年去取諸說而為此書大學已有刊本而語孟中庸則未刊時跋稱得驥中庸寫本膽校刊梓然則星本全註四書驥先刊其大學時續刊其中庸而語孟則已佚通

志堂刻經解病其不完併序文標題改之耳其書發揮頗簡切大學聖經章句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句註一於善祝本改作必自慊於字句亦復不苟又傳之二章註盤邵氏謂恐是盟頌之盤傳之四章註備引程子饒魯吳澄之說中庸三十二章註引鄱陽李氏之說皆與章句異同亦非胡炳文等堅持門戶者比蓋猶能自抒心得者也書上闌附載細字如大學傳之五章載矩堂董氏之說中庸第一章載饒魯之說亦與章句有出入據錢時

跋稱增魯齋批點勿軒標題以便幼習則時益以  
許衡熊禾二人之語非星本書也其孰為衡語孰  
為禾語刊板一同今則不可辨別矣

四書大全三十六卷

通行本

明永樂十三年翰林學士胡廣等奉敕撰成祖御  
製序文頒行天下二百餘年尊為取士之制者也  
其書因元倪士毅四書輯釋稍加點竄顧炎武日  
知錄曰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  
集註之後黃氏有論語通釋其采語錄附於朱子

章句之下則始於真氏祝氏仿之為附錄後有蔡  
氏四書集疏趙氏四書纂疏吳氏四書集成論者  
病其泛濫於是陳氏作四書發明胡氏作四書通

而定字之門人倪氏

案定字陳  
櫟之別號

合二書為一頗有

刪正名曰四書輯釋永樂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  
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  
全不異而閒有舛誤云云於是書本末言之悉矣  
考士毅撰有作義要訣一卷附刻陳悅道書義斷  
法之末今尚有傳本蓋頗講科舉之學者其作輯

釋殆亦爲經義而設故廣等以夙所誦習剝剝成編歟初與五經大全竝頒然當時程式以四書義爲重故五經率皆庋閣所研究者惟四書所辨訂者亦惟四書後來四書講章浩如烟海皆是編爲之濫觴蓋由漢至宋之經術於是始盡變矣特錄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學問根柢具在於斯亦足以資考鏡焉

四書蒙引十五卷別附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經蒙引已著錄其作此書初已

有彙本而遺失乃追憶舊文更加綴錄久而復得原彙以兩本相校重複過半又有前後異同未歸畫一者欲刪正而未暇乃題爲蒙引初彙以明其非定說虛齋集有是書序述其始末頗詳嘉靖中武進莊煦參校二彙刊削冗複十去三四輯成一書而刊之書末又別附一冊則煦與學錄王升商榷訂定之語也清人品端粹學術亦醇此書雖爲科舉而作特以明代崇尚時文不得不爾至其體認真切闡發深至猶有宋人講經講學之遺未可

以體近講章遂視為揣摩弋獲之書也

四書因問六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編皆記其門人質問四書之語大學中庸各一卷論語孟子各二卷然其中稱柟為先生又先生字或跳行似乎非柟自作卷首有門人魏廷萱等校刊字當即廷萱等所記也其書大學從古本次序中庸亦從古本分章所說多因四書之義推而證諸躬行見諸實事如講八佾舞於庭章因指在座門人衣服華

靡者曰此便是僭之類皆開示親切不徒為訓誥空談柟文集佶屈聱牙純為偽體而其解四書平正篤實乃如此蓋其文章染李夢陽之派而學問則宗法薛瑄二事淵源各別故一人而如出兩手也

間辨錄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此編取朱子四書章句集註疑義逐條辨駁其論大學謂新民即明德中事不應分之為三綱傾不知經文三在字

顯然竝列安能不區別為三又論賢賢易色一章謂人能如是必其務學之至覺生質之美四字朱子可不必加亦未深體抑揚語意如斯之類皆不免有意推求至如伊川謂敬事而信一章皆言所存而不及於事拱則謂節用使民非事而何又謂孔子之責臧文仲正以其賢而責之備如斯之類則皆確有所見足以備參考而廣見聞鄭汝諧論語意原頗與朱子異同而朱子於汝諧之說反有所取朱子作周易本義與程傳亦有異同世未嘗

以是病朱子拱之是編亦可作如是觀矣

論語類考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是編皆考證論語名物典故分十八門又分子目四百九十有四朱子以後解四書者如真德秀蔡節諸家主於發明義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後有杜瑛論語孟子旁通薛引年四書引證張存中四書通證詹道傳四書纂箋始考究典故以發明經義今杜薛之書不傳惟金氏張氏詹氏書

尚傳於世三人皆篤信朱子然金氏於集註之承用舊文偶失駁正者必一一辨析張氏詹氏皆於舛誤之處諱而不言其用意則小異士元此書大

致遵履祥之例於集註不爲苟同每條必先列舊說而蒐討諸書互相參訂皆以元案二字別之凡一切杜撰浮談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稱有若字

子有之類悉爲糾正較明代諸家之書殊有根柢特以專考論語不備四書故不及應旂書之盛傳

實則有過之無不及也

孟子雜記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陳士元撰自宋熙甯以前孟子傳列於儒家史記以孟子荀卿合傳寥寥十數語於所歷鄒滕任薛魯宋之事略不一書至朱子綱目始於道魏之齊大書特書明聖賢之去就而編年之體亦不能詳述一人之始末明薛應旂撰四書人物考始採摭他書以爲補傳而應旂不長於考證舛漏頗多士元嗣輯此書第一卷敘孟子事蹟後三卷發明孟子之言名以傳記實則經解居多其臆援引亦

皆謹嚴有體不爲泛濫之卮言若趙岐註義以尾  
生抱柱不去證不虞之譽以陳不瞻失氣而死證  
求全之毀概爲刪薙與所作論語類考均爲有裨  
於經義故今特附於四書類焉

學庸正說三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趙南星撰南星字夢白號儕鶴高邑人萬曆甲  
戌進士官至吏部尙書以忤魏忠賢削籍謫戍崇  
禎初追諡忠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凡大學一  
卷中庸二卷每節衍爲口義逐句闡發而又以不

盡之意附載於後雖體例近乎講章然詞旨醇正  
詮釋詳明其說大學不從姚江之知本而仍從朱  
子之格物併補傳一章亦爲訓解其說中庸不以  
無聲無臭虛論性天而始終歸本於慎獨皆確然  
守先儒之舊蓋南星爲一代名臣端方勁直其立  
朝不以人情恩怨爲趨避故其說經亦不以流俗  
好尚爲是非雖平生不以講學名而所見篤實過  
於講學者多矣未可以其平近而忽之也

論語商二卷

浙江汪啟  
淑家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類一

九

明周宗建撰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萬歷辛丑進士  
官至監察御史巡按湖廣為魏忠賢所害崇禎初  
追贈太僕寺卿諡忠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書乃  
其授徒湖州之時與諸生所講論也宗建剛方正  
直屹然獨立而其學則沿姚江之末派乃頗近於  
禪如云人心之樂非情非趣非思非為虛中之影  
水中之相如斯之類殆似宗門語錄然講素絢章  
謂後人求深反淺在當時夫子子夏不過隨境觸  
悟非子夏欲抹煞禮亦非夫子不重禮講顏淵

問為邦云夫子略指大意非只執定數件其言皆  
簡要明通足釋訓詁之輻輳且其人與日月爭光  
則其書亦自足不朽小小疵瑕不足累之此固不  
與講學之家爭一句一字之出入也

論語學案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劉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鈔已著錄宗周講  
學以慎獨為宗故其解為政以德及朝聞道章首  
揭此旨其傳雖出姚江然能救正其失其解多聞  
擇善多見而識章有云世謂聞見之知與德性之



知有二子謂聰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體不能不窮於聰明而聞見啟焉今必以聞見為外而欲墮明黜聰求睿知并其睿知而槁矣是墮性於空而禪學之談柄也其鍼砭良知之末流最為深切其解性相近章謂氣質還他氣質如何拙著性性是就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即為性也雖與朱子之說稍異然亦頗分明不苟蓋宗周此書直抒己見其論不無純駁然要皆抒所實得非剽竊釋氏以說儒書自矜為無上義諦者也其解見危致

命章曰人未有錯過義理關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陽之一餓可謂大節儼然不負其言矣與其為孫承澤又何如為劉宗周乎

四書畱書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章世純撰世純字大力臨川人天啟辛酉舉人官至柳州府知府聞流寇陷京師悲憤而卒明史文苑傳附見艾南英傳中所著總名曰畱書此其說四書者六卷又別有內集一卷乃所著子書散

集一卷乃所作筆記明史藝文志總題曰留書入之儒家類中然說四書六卷之前有天啟丁卯世純自序後有世純自作四書留書跋皆言詮釋四書之意不及其他其書分章抒論體例類劉敞春秋意林但做不標經文止標某章某章耳解經家本有此體入之子書殊非其類今割其內集散集別著錄而說四書者入經部存其實也世純與艾南英羅萬藻陳際泰號臨川四家悉以制義名一時而世純運思尤銳其詁釋四書往往於文字之

外標舉精義發前人所未發不規規於訓詁而亦未嘗如講良知者至於澁澆以自恣揚雄所謂好深湛之思者世純有焉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康熙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自朱子定著四書由元明以至

國朝懸為程試之令甲家絃戶誦幾以為習見無奇實則內聖外王之道備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六經六經之精要括於論語而曾子子思孟子遞

衍其緒故論語始於言學終於堯舜湯武之政尊  
美屏惡之訓大學始於格物致知終於治國平天  
下中庸始於中和位育終於篤恭而天下平孟子  
始於義利之辨終於堯舜以來之道統聖賢立言  
之大旨灼然可見蓋千古帝王之樞要不僅經生  
章句之業也我

聖祖仁皇帝初年訪落卽以

經筵講義

親定是編所推演者皆作聖之基爲治之本詞近而旨遠

語約而道宏

聖德神功所爲契洙泗之傳而繼唐虞之軌者蓋胥肇於

此矣

四書近指二十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孫奇逢撰奇逢有讀易大旨已著錄是編於四  
子之書挈其要領統論大指閒引先儒之說以證  
異同然旨意不無偶偏如云聖人之訓無非是學  
此論最確乃兩論逐章皆牽合學字至謂道千乘  
之國章敬信節愛時使皆時習事大學聖經章所

論本末先後以明德須在民上明修身須在天下  
國家上修又云格物無傳是大學最精微處以物  
不可得而名無往非物卽無往非格朱子所謂窮  
至事物之理乃通大學數章而言云云皆不免高  
明之病蓋奇逢之學兼採朱陸而大本主於窮則  
勵行出則經世故其說如此雖不一一皆合於經  
義而讀其書者知反身以求實行實用於學者亦  
不爲無益也

孟子師說二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編以  
其師劉宗周於論語有學案於大學有統義於中  
庸有慎獨義獨於孟子無成書乃述其平日所聞  
著爲是書以補所未備其曰師說者仿趙汸述黃  
澤春秋之學題曰春秋師說例也宗周之學雖標  
慎獨爲宗而大旨淵源究以姚江爲本故宗羲所  
述仍多闡發良知之旨然於滕文公爲世子章力  
闢沈作喆語辨無善無惡之非於居下位章力闢  
王畿語辨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之說則亦不盡

主姚江矣其他議論大都案諸實際推究事理不為空疎無用之談略其偏駁而取其明切於學者不為無益固不必執一格而廢眾論因一眚而廢全書也

大學翼真七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胡渭撰渭有禹貢錐指已著錄是書卷一分四目曰大學二字音義曰先王學校之制曰子弟八學之年曰鄉學之教卷二分三目曰小學之教曰大學之教曰學校選舉之法卷三分三目曰大學

經傳撰人曰古本大學曰改本大學皆引據精核考證詳明非空疎游談者可比卷四以下為渭所考定之本大旨仍以朱子為主力闢王學改本之誤以經為一章傳為八章其誠意章以下與諸本竝同惟以康誥曰至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為第一章統釋三綱領以詩云邦畿千里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為第二章謂前三節釋經知止能得之序後兩節釋知止之由與能得之序以聽訟吾猶人也一節為第三章謂釋本末之意而移此謂知

本二句於前章止於信之下與諸本爲異其說與朱子雖小異然僅謂格致一章不必補傳耳其論格物固仍然朱子之旨也其卷末一條謂古之大學所以教人者其文則詩書禮樂其道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法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故孟子謂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云云所見切實視泛爲性命理氣之談似五常百行之外別有一物謂之道別有一事謂之學者勝之遠矣

四書講義困勉錄三十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古文尙書考已著錄是書因彥陵張氏講義原本刪剝精要益以明季諸家之說而參酌以己意凡大學一卷中庸二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創始於順治戊戌草藁尚未全定而隴其歿後其族人公穆始爲繕寫編次其門人席永恂等爲之刊板其曰困勉錄者則隴其所自署也明自萬歷以後異學爭鳴攻集註者固人自爲說卽名爲闡發集註者亦多陽儒陰釋似是而非隴其篤信朱子所得於四書者尤深是編薈粹

羣言一一別擇凡一切支離影響之談刊除略盡其羽翼朱子之功較胡炳文諸人有過之無不及矣

松陽講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是書乃其官靈壽知縣時與諸生講論而作故所說止一百十八章以四書不能遍及蓋隨時舉示非節節而為之解也隴其之學期於潛修自得不甚以爭辨為事惟於姚江一派則異同如分白黑不肯假借一詞時黃宗羲之學盛於

南孫奇逢之學盛於北李顥之學盛於西隴其皆不以為然故此編於學術醇疵再三致意其閒融貫舊說亦多深切著明剖析精密蓋朱子一生之精力盡於四書隴其一生之精力盡於章句集註故此編雖得諸簿書之餘而抒所心得以啟導後生剴切詳明有古循吏之遺意較聚生徒刻語錄以博講學之名者其識趣固殊焉

大學古本說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餘論一卷讀論

語劄記二卷讀孟子劄記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類二

二十七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是編大學用古本後有自記稱讀朱子之書五十年凡如易之下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子先天之傳皆能灼然不惑老而逾堅獨於此書亦牽勉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默契者聞考鄭氏舊本尋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況知本誠身二義尤爲大學樞要所存似不應溷於衆目中致陸王之徒得攘袂扼臂自託於據經詰傳云云蓋意所未合不欲附和以自欺非故與朱子爲難也其中庸

不用朱子本亦不用鄭註古本自分爲一十一章然特聯屬其文使節次分明大旨則固無異餘論一卷闡發精義尤多論語孟子則隨有所見卽割記之但舉經文首句標曰某章其無所詮解者則併其章目不存焉大旨皆主於尋求義理宛轉發明不似近代講章惟以描摹語氣爲時文敷衍地也

論語稽求篇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朱子四書章



句集註研究文義期於愜理而止原不以考證爲長奇齡學博而好辨遂旁採古義以相詰難此其攻駁論語集註者也其中有強生支節者如古人有所師法皆謂之學卽至鱗諸學炙秦青學謳亦無異訓朱子註學爲效原無疵病奇齡必謂學者業道之名泛訓作效與工師授受何別不知學道與學藝所學之事異而學字不能別釋亦猶喻義喻利所喻之事異而喻字不能兩解以此發難未見其然有半是半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註引季

氏旅泰山固爲非類奇齡謂鬼是人鬼專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禮大宗伯文爲證謂泰山之神不可稱泰山之鬼其說亦辨然鬼實通指淫祀不專言人鬼果如奇齡之說宋襄公用鄩子於次睢之社傳稱淫昏之鬼者其鬼誰之祖考耶有全然無理者如無所取材鄭康成註材爲桴材殊非事理卽牛刀之戲何至於斯朱子訓材爲裁蓋本諸韋昭國語註未爲無據奇齡必申康成假設之說以攻集註不幾於侮聖言乎然其中如謂甯僉不仕文

公及祿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類考據特  
詳解為政以德之類持論亦正較陳天祥四書辨  
疑徒推尋於文句之間以難朱子者固自勝之漢  
代學官齊論魯論古論三家竝立兼採異說以備  
參考是亦古人諸家竝存之義也

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雜論四書之語前二卷為其門人盛唐  
王錫所編後二卷為其子遠宗所編補二卷則其  
門人章大來所編也其書本語錄之流隨時雜記

不以經文次序為先後亦不以四書分編惟每卷  
目錄各稱論語若干條大學若干條中庸若干條  
孟子若干條耳奇齡說經善考證而喜辨論故詮  
釋義理往往反覆推衍以典籍助其駁詰支離曼  
衍不顧其安至於考核事實徵引訓詁則偏僻者  
固多而精核者亦復不少如以姚方興所補舜典  
二十八字為偽其論本確而考其所著古文尚書  
冤詞則力以此二十八字為真引證諸史亦言之  
鑿鑿豈非辯之所至輒負氣求勝遂不暇顧其不

盾耶至於以畏匡為鄭地以公山弗擾之畔不在定公十二年諸條則證據確然實有出於集註之外者棄短取長未嘗不可與閻若璩四書釋地並傳也補二卷中多載其門人子姪之說疑唐錫等亦有所刪潤非盡奇齡之舊觀大來序稱補綴所聞各有記憶且亦陸續成此書不能一轍則雜出於眾手明矣

大學證文四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備述諸家大學改本之異同首

列註疏本大學之真古本也次列漢熹平石經本有錄無書以原本不傳且考驗舊文知即今註疏之本故不復列次為魏正始石經本即豐坊所依託者仍列於前從其所偽之時代也次為明道程子改本次為伊川程子改本次為朱子改本皆錄全文次為王柏改本次為季本改本次為高攀龍改本即崔銑改本次為葛寅亮改本皆僅列其異同之處而不錄全文漢以來專門之學各承師說但有字句訓詁之異無人敢竄亂古經鄭元稱好

改字特註某當作某耳不敢遽變其字也費直始移周易杜預始移左傳但析傳附經耳亦未敢顛倒經文也自劉敞考定武成列之七經小傳儒者視為故事遂寢以成風大學一篇移掇尤甚譬如增減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謂無裨於醫療而亦不可謂卽扁鵲倉公之舊劑也奇齡備列諸本使沿革秩然亦足以資考證蓋一則欲綱目分明使學者易於致力一則欲章句不易使古經不至失真各明一義固可以並行不悖耳

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

以上二種江蘇巡撫採進本

四書

釋地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

以上二種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書疏證已著錄是編因解四書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經義遂撰釋地一卷凡五十七條復摭所未盡為釋地續一卷因牽連而及人名凡八十條復因地理人名而及物類訓詁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條謂之又續其他解釋經義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條謂之三續總以釋地為名從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

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雖其中過執已意如以  
鄒君假館謂曹國為復封以南蠻馱舌指許行為  
永州人者亦閒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條之中可據  
者十之七八蓋若璩博極羣書又精於考證百年  
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觀是書與  
尚書古文疏證可以見其大槩矣

四書劄記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乃其  
讀四書所記也大學不標古本之名亦不顯言古

本改本之是非而皆用李光地古本之說故其首  
條曰文貞公以知止屬志學以靜安屬主敬能慮  
能得屬致知力行知所先後為知本知至此解確  
不可易其以格物為明善不取王守仁格庭前一  
竹之說亦不主朱子補傳之說論語如謂之吳孟  
子句及非禮勿視四句雖以時文為說而大致主  
於闡明義理多所心得中庸立論切實如云鬼神  
之為德章以前說子臣弟友妻子父母忽然說到  
鬼神似乎隱怪不知如何接逗曰宗廟社稷即人

倫之極致處不說到此如何得完人倫分量又云無聲臭卽以無極言之亦無弊然卻落空不如以天無心而成化言之又云無聲無臭謂天命本然莫說入於元妙其宗旨可見孟子一卷最簡略疑其未成之書然總非近時講章所有也

此木軒四書說九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闕如編已著錄是書據其子以敬以恕所作凡例袁熹手定者十之六以敬等掇拾殘彙補綴成編者十之四故與所作經

說偶有重複然較經說多可取其中強傳古義者如大學章句中常自在之自爲所在之在乃從尚書訓爲察中庸如鼓瑟琴卽本詩亦但言聲和耳乃以爲琴屬陽瑟屬陰喻陰陽之和論語女弗能救自是匡救乃引周禮司救註解爲防禁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自取覺世之義乃引明堂位天子振木鐸謂夫子當有天下達巷黨人本無名氏乃因史記有童子二字指爲項橐雖不免賢智之過然其他皆疏理簡明引據典確閒與章句集註小有

出八要能釐然有當於人心自明以來講四書者  
多為時文而設袁熹是書獨能深求於學問原序  
稱其心師陸隴其終身不名不字而不走其門蓋  
志不近名宜其言之篤實矣

鄉黨圖考十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經  
傳中制度名物有涉於鄉黨者分為九類曰圖譜  
曰聖蹟曰朝聘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  
容貌曰雜典考核最為精密其中若深衣車制及

宮室制度尤為專門非諸家之所及閒有研究未  
盡者若謂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  
揖而已既畢朝若有所議則入內朝引左傳成公  
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而入  
獻子從公立於寢庭為內朝議政之證謂鄭注太  
僕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特舉其一隅非謂宗人  
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後儒誤會大僕注以異姓  
之臣不得入路門遂謂攝齊升堂為升路門外之  
堂其實路門之外無堂云云今考永謂異姓之臣

得入內朝永說爲是若謂路門之外無所議欲有所議必入內朝則永未詳考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註言與百官合考民事於外朝也又曰合神事於內朝註內朝在路門內是則路門以外之朝天子諸侯於以合考民事豈謂無所議耶永又謂禮緯天子外屏乃樹屏於應門之外諸侯內屏乃樹屏於應門之內以內屏爲在路門內者誤云云今考曲禮爾雅疏俱云諸侯內屏爲在路門內且爾雅曰門屏之閒謂之宁此門旣據路

門則屏之內外亦自據路門內外可知晉語曰驪姬之讒爾射子於屏內韋昭註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亦謂路門內也吳語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又曰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韋昭註屏寢門內屏也婦人禮送迎不出門據此則諸侯之屏明在寢門內矣淮南子主術篇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註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若諸侯亦設屏於朝門外其何以別天子之自障乎但考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師尙父亦端



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云下堂則路寢也奉書而入則入路門也其內有屏則似天子亦內屏不知釋名曰罍恩在門外罍復也恩思也臣將請事於此復重思之又曰蕭牆在門內蕭肅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論語孔安國註蕭牆屏也則門內蕭牆亦通名屏崔豹古今注罍恩屏之遺象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則門內之牆古今注又名曰罍恩天子外屏乃釋名所云門外罍恩也大戴禮所云負屏則又古今註所云門

內罍恩也古今註又謂西京門闕殿舍前皆有罍恩蓋天子非若諸侯內屏門內堂前亦宜有隱蔽之處故路門內外俱有屏證諸大戴禮釋名等書最確鑿今永謂天子屏在應門外則未知所據考三輔黃圖漢未央宮擬於路寢五行志未央宮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則擬於路門罍恩在東闕外則天子外屏在路門外漢時猶存遺制覲禮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則廟門外有屏也管子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則廟門外之朝

宁與路門外之朝宁同天子廟門外之朝宁有屏則路門外之朝宁亦當有屏故可以廟門例路門也鄭氏於覲禮引天子外屏為證實有精義而水必易之仍不若依鄭之為得也然全書數十百條其偶爾疎漏者不過此類亦可謂邃於三禮者矣

四書逸箋六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大中撰大中字拳時號是菴應城人乾隆丁丑進士是編採輯諸書之文與四書相發明者或集註所已引而語有舛誤或集註所未發而義可

參訂皆為之箋其出處其與集註小異者則為附錄其他書中所載四子書文與今本異者則為附記第六卷則專考四書人物遺事又雜事數十條別為雜記援據頗極詳明中如束帶一條不引玉藻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之文朋友死無所歸一條引白虎通而不引檀弓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之文塵無夫里之布一條集註止引載師職而此不引閭師職凡無職者出夫布之文以補之未免疎漏至雜記內因論語有夢周公

一語遍引堯舜禹文諸夢事如夢書六帖皆爲引入亦稍涉泛濫然詞皆有據雖不能與閻若璩四書釋地竝駕齊驅較張存中之通證詹道傳之纂箋要無所讓也

右四書類六十二部七百二十九卷皆文淵閣著錄案四書定於朱子章句集註積平生之力爲之至垂沒之日猶改定大學誠意章註凡以明聖學也至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爲弋取功名之路然其時經義

經疑竝用故學者猶有研究古義之功今所傳袁俊翁四書疑節王充耘四書經疑貫通詹道傳四書纂箋之類猶可見其梗概至明永樂中大全出而捷徑開八比盛而俗學熾科舉之文名爲發揮經義實則發揮註意不問經義何如也且所謂註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測其虛字語氣以備臨文之摹擬併不問註意何如也蓋自高頭講章一行非惟孔會思孟之本旨亾併朱子之四書亦亾

矣今所採錄惟取先儒發明經義之言其為揣摩舉業而作者則概從刪汰惟胡廣大全既為前代之功令又為經義明晦學術升降之大關亦特存之以著其風之所以弊蓋示戒非示法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六

番禺徐曜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平